

英语课堂教学任务复杂度研究评述

胡中颖

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合肥 230000

摘要:《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倡导“秉持英语学习活动观组织和实施教学”并详细界定了英语学习活动观组织实施的三个认知层次。本文综述发现,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国内研究者和教学实践者多聚焦如何设计不同的活动或任务形式来达成“英语学习活动观”的三个层次,而对“任务”内在复杂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在深入梳理基于任务型教学理念指导下的课堂教学“任务复杂度”国内外研究现状,进一步指出课堂活动或任务的设计与实施不仅要关注学习者的认知加工,也要融入学习者参与的心理研究层面。

关键词:任务复杂度;语言产出;课堂教学

引言

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7;2022)明确提出英语课程实施要秉持英语学习活动观,教学设计与实施要以主题为引领,以语篇为依托,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等活动形式,培养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实现学科育人目标。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研究者和教学实践者关注如何设计不同的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的认知活动形式,而对“活动”本身的探讨并不深入。

“活动”落实到具体课堂教学中也可称为“任务”,在任务设计和实施中,任务复杂度深刻影响着学习参与者的认知加工负荷及相应的个体情感投入,进而也影响他们对“任务难度”感知。近年来,基于课标教学理念的指导,基础教育研究者和教学实践者多关注“任务”设计形式的多样化,缺乏对“任务”本体复杂度的深入探讨。实际上,不同“复杂度”的任务不仅需要学习参与者不同认知能力的应用,也需要他们心理情感层面的协同。本文综述当前国内外外语教育中关于课堂“任务复杂度”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指出在探究学习者参与任务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机制的同时,更要关注学习者参与任务实施情感投入的研究。

一、何为“任务复杂度”?

在外语教育中,“任务复杂度”研究主要有两个理论

视角:有限注意力模型和认知假说。两种研究视角都是聚焦任务参与者的认知加工维度,因此“任务复杂度”在学界也通常被成为“认知任务复杂度(Cognitive Task Complexity, CTC)”。罗宾逊(2001)认为“任务复杂度”是指任务结构施加给学习者注意力、记忆力、思维推理及其他信息加工过程的认知负荷;同时,“任务复杂度”与另外一个构念“任务难度”紧密相关而又彼此不同。对“任务复杂度”及相关概念“任务难度”的深入理解,深刻影响着课堂教学“任务”的设计与排序。

罗宾逊在任务复杂度的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他的两个解释略有不同,但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1)任务复杂度直接取决于任务施加给学习者的认知要求,这些要求主要靠学习者用于在线任务处理的认知资源来满足;(2)注意焦点、短期记忆、推理和其他认知要求的差异是学习任务固定不变的特征,因此任务的复杂度相对也是恒定的。对任何学习者来说,简单的任务总是比复杂的任务要求低。复杂度与学习者对同一认知任务难度感知上的差异无关,它不受学习者个人差异的影响。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任务复杂度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主要还是围绕罗宾逊的认知加工角度。近年来,任务复杂度研究主要围绕斯基汗和罗宾逊的两个模型,对任务复杂度和语言产出之间关系进行实验与探讨,本部分聚焦于任务复杂度在口语和写作产出方面的实证研究。

1. 任务复杂度在写作产出方面的实证研究

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了任务复杂性对L2书面表达的影响。对相关假设进行了检验,但结果

本文系合肥师范学院2024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4yjs097)研究成果。

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研究普遍支持认知假说。然而，部分研究未能找到支持该假说的有力证据。

罗宾逊（1995）被认为是研究任务复杂性如何影响语言能力的先驱研究者之一。不过，他研究的是任务复杂性对口语任务的影响，而不是写作任务。此后，研究人员利用不同的任务复杂性维度研究了这些变量如何影响L2写作。库伊肯和韦德（2008）研究了不同的写作任务对荷兰语第二语言写作的影响，结果表明，语言准确性随着复杂性的增加而显著提高，而句法复杂性和词汇复杂性则保持不变。研究结果也部分验证了“认知假说”。然而，拉欣普尔和侯赛尼（2010）对52名以意大利语为母语的学习者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任务复杂性并不影响语言的准确性或复杂性。基于前人研究，拉希米和张（2018）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在“+/-少量元素”的基础上对复杂度进行了调整，得出结论：与元素较少的简单任务相比，元素较多的复杂任务显著促进了学习者使用从句和高级词汇的能力。这些研究结果是根据罗宾逊的认知语言学理论进行解释的。

国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陈慧媛和吴旭东（1998）是中国第一位研究任务复杂性与L2书面表达之间关系的研究者。他们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写作任务进行了研究，发现任务复杂度的增加有利于促进语言的复杂性，尽管流畅性和复杂性之间存在竞争。然而，从资源分散方向，根据语言水平的不同，何莲珍和王敏（2003）发现，任务复杂性对语言准确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句法复杂性没有影响，这支持了认知假说。在此基础上，王丽萍和吴红云（2020）验证了“要素”和“背景”变量对L2写作的影响，得出结论：语言复杂性可被视为一个多维建构，其内部维度对复杂性的影响各不相同。

总的来说，任务复杂性对L2写作的影响需要突破单一视角，从多个维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更有效地验证和完善权衡假说和认知假说。总体而言，国内外研究者对这任务复杂度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任务复杂度有助于提高语言表达的整体质量。但是，无论是对语言产出的准确性还是复杂性，都没有显示出一致的结果。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写作过程中的个体差异被忽视了。任务复杂性与L2语言产出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争议，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有望为任务复杂度理论提供更多的实证证据。

2. 任务复杂度在口语产出方面的实证研究

除写作外，语言产出还包括口语产出，它是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对口语产出的研究多采用罗宾逊的任务复杂度分类。

罗宾逊（2001）研究了提高基于推理的第二语言任务的认知需求对口语产出在正确性、流利性和复杂性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任务难度会导致更复杂的语音，但它对通过标准方法测量的正确性、流畅性或复杂性没有影响。此外，需要复杂推理的任务会引起更多的参与。埃利斯（2009）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不同类型的计划如何影响二语口语的准确性、流利性和复杂性。他发现策略性计划特别有助于提升这些指标，并强调了个体差异在任务规划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为理解任务复杂度与二语产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杰克逊和萨科尔（2013）的分析则将视角扩大到了多项实证研究，他们综合考察了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产出的发展发现，虽然词汇复杂度得到了提升，但任务复杂度的增加在流畅度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且对句法复杂性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与一些理论预期不符。

在国内，徐锦芬和陈聪（2018）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任务复杂度对口语产出质量和注意力资源分配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从资源导向型维度入手，通过操控+/-元素、+/-此时此地和+/-推理需求等变量，发现在认知注意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口语产出的复杂度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这种增加并未带来流畅性和准确性的提升。这一发现引发了对任务复杂度与口语产出关系更深入的探讨。不同于徐锦芬和陈聪，邢加新（2019）只聚焦于资源导向型维度中的+/-元素一个变量，调查以英语为外语的学习者的实证研究。在他的研究中，他认为任务复杂性的增加对句法复杂性和流畅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对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准确性和连词用法没有影响。在以上研究基础上，郑咏滢和刘飞凤（2020）采用了罗宾逊的认知理论，从新视角进一步探索了动态复杂度系统，包括低复杂度、中复杂度和高复杂度。他们对口头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在动态复杂度系统中，随着任务复杂度的增加，词汇复杂度逐渐增加，这表明学习者的口语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这一研究为我们理解任务复杂度与口语产出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持。

综上所述，任务复杂度增加确实会对口语产出产生影响。国外关于任务复杂度对口语产出影响的研究在变

量类别上较为复杂。国内研究则侧重于资源导向维度,而关注资源导向维度和资源分散维度结合对语言生产的影响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在口语产出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实验以弥补这一差距至关重要。此外,大多数研究只采用单个变量或不超过三个变量。预计进一步的研究将采用更多的变量来控制任务复杂度,并提供更多的建议来提高CAF产出。

结语

总之,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目前为止缺乏对基于课堂教学中的,多维度的任务复杂度研究。关于任务复杂度的研究在如何基于教学设计,指导教师进行有效的课堂任务设计仍存在较大空白。如果是基于课堂教学设计或课堂实践的任务复杂度研究,不仅要关注学生个体认知加工能力的影响因素,还要考虑情感方面如学习者参与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关注学生多维度的语言学习能力,探究课堂如何实施有效的任务来促进学生语言产出能力的提升。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从不同维度控制任务复杂度,合理设置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实现对英语知识的透彻理解,在提高课程学习质量的同时,拓展学生的学习思维,激发他们的各种潜能,提升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 Ellis, R.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hree types of task planning on the fluency, complexity and accuracy in L2 oral production[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9,30:474-509.

[2] Jackson, D. O. & Sakol, S. The Cognition Hypothesis: A synthesis and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on second language task complexity[J]. *Language Learning*, 2013,63(2):330-367.

[3] Kuiken, F. & Vedder, I. Cognitive task

complexity and written output in Italian and French as a foreign language[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08,17(1):48-60.

[4] Kormos, J. Task complexity and linguistic and discourse features of narrative writing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11,20(2):148-161.

[5] Rahimpour, M. & P. Hosseini. The impact of task complexity on L2 learners' written narratives [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0.

[6] Robinson, P. Task complexity and second language narrative discourse [J]. *Language Learning*, 1995,45(2).

[7] Robinson, P. Task complexity, task difficulty, and task production: Exploring interactions in a componential framework[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1,22:27-57.

[8] 陈慧媛&吴旭东.任务难度与任务条件对EFL写作的影响[J].*现代外语*, 1998, (2): 27-39.

[9] 何莲珍&王敏.任务复杂度、任务难度及语言水平对中国学生语言表达准确度的影响[J].*现代外语*, 2003, (02): 171-179.

[10] 王丽萍&吴红云.外语写作中任务复杂度对语言复杂度的影响[J].*现代外语*, 2020, 43(4): 503-515.

[11] 徐锦芬&陈聪.认知要求对学习者的口语产出质量与注意分配的影响[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 42-52+144-145.

[12] 邢加新.任务复杂度与二语产出述评[J].*英语教师*, 2019, (20): 19-23.

[13] 郑咏滢&刘飞凤.复杂理论视角下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口语表现的影响[J].*现代外语*, 2020, (3): 365-376.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7、2022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022.